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法螺生三变化

卢兆勋*

- 一、绪言
- 二、《法螺先生谭》中的“吹牛大王”
- 三、《新法螺先生谭》中的“卫道者”
- 四、《电世界》中的“史官”
- 五、结语

〈국문초록〉

본 논문은 청말의 대표적인 과학소설 《法螺先生譚》, 《新法螺先生譚》 및 《電世界》 속에 나오는 “法螺生”이란 인물의 상징적 指標의 변천과정을 조사 분석하여 《新法螺先生譚》이란 작품이 晚清科學小說史에서 차지하는 위상과 독특한 문학적 가치를 새롭게 평가해 보고자 한다.

《新法螺先生譚》중 諧謔故事的 敘事模倣對象 《法螺先生譚》은 일본작가 岩谷小波의 《法螺를 부는 男爵 法螺吹き男爵》중에 나오는 東方宗教色彩가 물씬 풍기는 “法螺”라는 단어를 차용하고 있는데, 《新法螺先生譚》으로부터 “法螺”를 차용한 것은 日譯本の “東方化” 책략을 계승한 것이고, 故事內容의 서술 가운데에서 “法螺生”이란 명칭에는 東方傳統文明의 秀越性이 西方의 現代의 意識形態보다 월등하다는 含意를 부여하고 있다. 그런데 許指嚴의 《電世界》에서 “法螺生”의 民族 “中興” 構想은 도리어 민족국가의 戰爭形式으로 결말을 맺고 있다.

* 中國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硕士课程研究生

徐念慈 이후 동방진통문화의 내재적 의미 발굴에서 점차 멀어져 가버렸고, 민족국가의 전쟁서사를 통해 갈수록 同質化되어가는 清末民初의 科學幻想小說과 비교해 본다면, 《新法螺先生譚》은 아마도 민족 대항의 범주를 뛰어넘어 古典과 傳統의 원거리 격리 및 자본주의 사회의 異質化에 대한 현대인의 悲哀를 언급하고자 한 점이 바로 《新法螺先生譚》 작품 자체가 가지고 있는 拔群의 長點이라고 생각된다.

핵심어 : 《法螺先生譚》, 《新法螺先生譚》, 《電世界》, “虛空界의 發明”, 中興

一、緒言

徐念慈, 字彥士, 別號覺我, 亦署東海覺我, 江蘇常熟人, 父親是個長于金篆的貧苦秀才。覺我弱冠便精通英、日文字, 擅數學, 能文章, 在故鄉頗有名氣。1898年左右, 受新學潮流影響, 慨嘆國內風氣閉塞, 士人溺于科舉功名而不求上進, 於是決心投身教育, 同曾朴、丁祖蔭等志同道合的常熟鄉黨一同組織學莊, 研討學術, 後籌資創辦高等小學及進化女學。後曾朴於1905年創設小說林社並於1907年發行《小說林》雜誌, 創社之初便招他來任編輯, 廣征人才以譯東西洋小說, 其譯者生涯也由此而始。¹⁾小說林社內分工明確, 徐念慈專任的是翻譯的編輯, 而翻譯工作在当时又偏重于國人啟蒙任務, 就其啟蒙對象而言, 在選擇翻譯原著的策略中自然會重乎趣味而輕乎文學價值。對科學小說自然也如此, 在〈小說林緣起〉中徐念慈說: “而月球之環游, 世界之末日, 地心海底之旅行, 日新不已, 皆本科學之理想, 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²⁾ 強調的仍是科學小說的啟蒙作用。因此徐念慈任編輯的小說林

1) 據楊世驥: 《文苑談往第一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36), 16。

社刊发的“科学小说”，虽如此标注，实则更具寓言性质，多在阐述科学理想而鲜有小说常有的跌宕起伏之情节或生动之人物，文学价值通常也不高，这可见诸于他翻译的《黑行星》、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等。但徐译、著的科学小说仍因奇想之趣味广受读者好评，后世追风沿波者亦遵循其要旨，如吴沃尧的《新石头记》中的“东方文明界”及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黄金世界》，都能依稀见着小说林社出品的科学小说的影子。

由启蒙目的出发的趣味性是使晚清科学小说区别于中国政治小说而成为一单独品目的重要因素。武田雅哉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清朝末期SF创作》一章里头以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为清末科幻小说创作之先声而置于章首，但仍称其为“中国政治小说的先驱性作品”，足见其政治性仍过于夺目。梁启超自己也在绪言里头说这部小说“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饜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³⁾聊以自嘲。但梁启超等人并非小说写作能手，著《新中国未来记》之类的小说也只是因为“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⁴⁾，是为实现其小说界革命之宗旨，在创作内容的择取上自然和后来者如荒江钓叟、海上独啸子不同。实际上由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和海上独啸子的《女娲石》起，清末的科学幻想小说创作便开始摆脱梁启超从清末政治小说那儿继承来的“演说”手法，而更接近于日本押川春浪的军事科学小说，可惜未完书者众多，否则第一部完整的

2) 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一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

3) 引自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部分，附于：陆士谔：《新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02。

4) 引自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部分，附于：陆士谔：《新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01。

科学小说之头衔也不会落到《新法螺先生谭》头上。梁启超之后涌起的这一批较成熟的原创科学小说,虽说未完成作品很多,但可以说改革、立宪、女权、教育、科学等当时提倡的共同的未来主题,是以充分考虑娱乐元素的形式创作的,并非梁启超那种枯燥乏味的演讲小说⁵⁾,在不坠小说界革命的志向的同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而面世以来便广受好评且对后世中国近代科学幻想小说创作者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法螺先生谭》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法螺先生谭》是中国的第一部完整的科学小说,且其对晚清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具有由形到神的深远影响,这一论断在当今中国近代科学小说研究中几乎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的最为表象的体现就在于后世创作者对“法螺生”这一角色的延用及其内涵的丰富。但令人惋惜的是,就目前可查找到的资料而言,仍没有学者对“法螺生”这一能指在中国近代科学小说中的所指变迁做讨论,这也使得学界对于《新法螺先生谭》其文本价值的阐释缺少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乎,笔者将通过本文中为天笑生译的《法螺先生谭》(及《续谭》)、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以及高阳不才生的《电世界》的文本细读,以这三部小说为代表,探讨“法螺生”在线性时间上的三重面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呈现“法螺生”这一能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的落土生根而成为文学史地标的过程,以期从文本阐释出发,对徐念慈这部早已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小说的要旨及其重要性之探讨做出一些新解。

5) 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李重民译:《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04-105.

二、《法螺先生谭》中的“吹牛大王”

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之新，原来是有个《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谭》即《敏豪生奇遇记》，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更为人所知的译名为《吹牛大王历险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是18世纪德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它以德国民间怪诞传说为底本，经由德国学者埃里希·拉斯培(1737-1794)加以整理和再创作，其英文本“*Th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Munchausen*”于1786年(或1785年底)匿名出版，当即引起公众注意，并再版多次。同年，由德国诗人G.A. 毕尔格翻译加工的德文译本也紧继其后匿名出版。自此之后，主人公“敏豪生”的大名日益提升，几与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英国的“鲁滨逊”鼎足。⁶⁾日本人岩谷小波由德文本译为日文时为其命名为《法螺吹き男爵》，1903年包天笑将这《法螺吹き男爵》经日文译为中文时取名《法螺先生谭》。“法螺吹”，依汉语的语法逻辑来理解应是“吹法螺”，法螺是佛教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吹奏的一种唇振气鸣乐器，佛教经典里常用法螺之音来譬喻佛陀说法之无上妙音，如《法华经·序品》有言：

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⁷⁾

又如《法华经·化城喻品第七》：

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击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⁸⁾

6) 赵霞：〈笑声中的思考——论〈吹牛大王奇游记〉的狂欢艺术〉，《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02期，27。

7)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375。

8)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403。

后来这“吹大法螺”不知何时又给引申出了一层“说大话”的戏谑意味，正如所有的崇高总会被人调笑。佛法从西弘扬至东，中国和日本都深受佛教文化影响，这层戏谑意味在两个语境中自然都能领会，或许包天笑译介时选择直采岩谷小波之“法螺”，给这德国男爵冠上“法螺先生”这个独具东方宗教意味与幽默色彩的语词作名号正是因此。

《新法螺先生谭》相比较于当时的其他科学小说——无论是译介的还是原创的而言，都是特别的。其特别之处就在于这“东方”二字。《新法螺先生谭》是文言短篇小说，体裁上与包天笑之《法螺先生谭》之译本无二，但难以忽视的是二者内容之乖离——《新法螺先生谭》绝非止增笑耳的幽默故事。⁹⁾《法螺先生谭》的原作《敏豪生奇遇记》由德国民间故事再创作成小说是18世纪的事情，其故事情节更接近童话幻想，由从主人公敏豪生男爵之口所叙述的在俄土战争中发生的各个相互无关的荒诞而滑稽的故事连缀而成，想从中寻求什么思想性和科学性是相当无稽的。对比其正式成书时所用的名字“*Th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Munchausen*”，无论是日译本还是中译本，都有意在题目中突出其富于戏剧性的荒诞，因此在《法螺先生谭》的“天笑生曰”里谈到其功用(或曰译介目的)，也只是“读之能助人奇想”而已。

实际上在《法螺先生谭》中，除去几个地理名词外，时空背景对于整个故事的阅读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读者甚至不需要知道俄土战争这一大背景，都可以从《法螺先生谭》中获取欢笑以及感受其幻想的趣味。《法螺先生谭》中的喜剧效果的生成主要依赖于漫画式的荒诞想象与情

9) 《法螺先生谭》在被翻译成中文时确实被作为幽默故事，见天笑生译作《法螺先生谭》：“天笑生曰：‘癸卯残冬，围炉团坐，我妇震苏，手日本岩谷小波之滑稽谭，名曰法螺先生者。泥予口述，予披是书，其原本出自德文，读之能助人奇想，而日文之“法螺”两字，此言荒诞不经，其名义实亦传自西域译文，述法螺先生竟。’”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1。

节构成，如：

明日早起，见门外有一小池，碧水涟漪，清澈见底；而狎浪翻波，有无数之鸭，唼喋其中。余素好食此，见之，不觉馋涎欲滴，颇思一染食指，乃急携一小铁炮而出，心机神忙，头触于柱，拍然作响，觉眼前火星乱迸，金丝闪烁，神定久之，奔至池边，则忘带引火之电管，夫既无此物，则弹丸即不能飞出，欲重往携取，而池中之鸭将尽行逃散。此时颇觉左右为难，猛然忽思顷者头触于柱，却见眼前火星迸射，则岂我额上乃能出火耶？思至此，乃即握拳猛向额上一击，顿觉眼前火花飞出，即以铁炮移近其旁，燃着硝药，轰然一声，直射鸭身，再接再厉，弹丸即连珠飞出。予乃检点其数，共得十羽之鸭。¹⁰⁾

法螺生急于出门而碰到柱子，顿时“觉眼前火星乱迸”，而这夸张譬喻的修辞竟被作为切实的场景描写加以利用，成为引燃火药的火源，这一连串的场景构成以及人物的思维逻辑都是超越日常生活而显得滑稽戏谑的。“火星乱迸”类似于漫画中常见的增强画面表现力的处理方式，如在物品碰击处加上小星星；敏豪生后续的思维逻辑及行为将第一次出现的“觉眼前火星乱迸”在读者习惯中形成的作为夸张譬喻修辞存在的印象给颠覆了，读者读到后来的“却见眼前火星迸射，则岂我额上乃能出火耶”时才恍然大悟，一连串生动的连环画式的场景便回溯性地在脑海中补完，顿觉说故事者的高明之处，不紧捧腹大笑。文中诸如此类的手法不计其数¹¹⁾，然叙述者反复强调事件的“奇异怪绝，不可思议”，伪作一副老实可信的口吻；又或者如此段：

余哀此灵葵之已失，然决不肯放弃之，乃剥其皮，制一外褂，以为是犬之

10)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22。

11) 此言“诸如此类”倒并不特指这样的生成模式，而是一种漫画式的想象。

纪念。每逢出猎之时，则披置肩上，而孰知此猛别之犬，虽死不泯其灵。一日有兔过余前，余不及装枪，而忽自余外褂之上，自然飞出一钮，如弹丸之不偏不倚，适中兔目继后凡有兽过吾前，其钮皆能飞出以击中之。噫！诸君乎！不见我外褂之上已失五个之钮乎？此皆极确实之证据。明日倘再出猎，则此外褂之钮，将不复存矣！¹²⁾

在老实可信的口吻之上，又信手拈来身上的事物佐证，在说者和听者都对故事的荒诞性心知肚明时，这彼此对立的复调语使得原本就荒诞不经的故事更具幽默效果。

若从获取欢笑之愉悦这一目的出发，读者大可以对《法螺先生谭》进行碎片化的阅读，不仅可以将俄土战争这一串联事件的线抽掉，只关注一个又一个小事件，甚至可以仅停留在对如上文所举例的幽默场景的想象，因为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满足自己的期待视野。因此“法螺生”一词在此处的运用的妙处在于更大程度上淡化其时空背景，相较于敏豪森这一生僻的德国名字及其背后暗示着的在空间距离上遥远的异域，“法螺”这一具有东方宗教意味与幽默色彩的语词更具引导中国读者建构其期待视野的功用，即让敏豪生及其背后的实际模糊化，让读者的感知超越故事发生的现实的地域限制及经验而接近自己的日常，借由该语词先入为主地预设该故事是个纯粹的幻想笑话。无论是日文的首译者岩谷小波还是延用这一语词的包天笑，或许都具有这样模糊化的目的。具有童话作家身份的岩谷小波预设的读者群体是孩子，自然需要减少故事与受众之间的隔阂；而包天笑延用“法螺”而舍弃“男爵”，则将模糊化的效果完成得更加彻底。

至于“读之能助人奇想”的翻译目的，天笑生的友人徐念慈着实由

12)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37。

此发了一场精彩的梦。

三、《新法螺先生谭》中的“卫道者”

《新法螺先生谭》在使用“法螺生”这一能指时沿袭了岩谷小波及包天笑所言之“法螺先生”中的将西方故事东方化的意识。作为一部“东施效颦”以娱乡人之作¹³⁾，徐念慈必然要使其文章故事同《法螺先生谭》一般亲近可人。但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或许出于徐念慈创作该文章的主观目的，与《法螺先生谭》中“法螺生”一词的模糊化目的不同，“法螺生”在此篇中的运用被赋予了一层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抗意味。

《新法螺先生谭》讲了这么个故事：对现代科学抱有不满的法螺先生，有一天他的灵魂和肉体分开了。以后他离开了地球，先后到了月球、水星和金星，经历了一番奇奇怪怪的遭遇之后又回到了地球。在地球，他访问了地底之中国，在那里目睹了地面之中国(原误)腐朽透顶的现状。他回到上海后，对“脑电”(今所谓精神感应)产生了兴趣。在进行了研究之后，为了教育的方便，设立学校教“脑电”。他的学生越来越多。由于推广“脑电”之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不需要了，而且对工商业方面的打击也太大，失业者越来越多。因此，反对他的人要杀死他，法螺先生终于被迫逃离上海。¹⁴⁾ 作为一部“滑稽谭”的续作，《新法螺先生谭》

13) 引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小序：“觉我曰：‘甲辰夏，我友吴门天笑生以所译日本岩谷小波君所译《滑稽谭法螺先生》前后二卷见示。余读之，惊奇诡异。暑热乘凉，窃攫之与乡人团坐，作豆棚闲话，咸以为闻所未闻，倏惊倏喜，津津不倦，至三日而毕。次夜集者益众，余不获辞，乃为东施效颦，博梓里一粲，不揣简陋，附诸篇末，大雅君子，尚其谅诸。’”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

14) 武田雅哉著，王国安译：《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6期，41。《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自然延续了其荒诞不经，离奇诡异的故事色彩，有灵肉分离、地底游历，又有太空漫游、未来世界，比之前作，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较之前作，《新法螺先生谭》的幽默色彩就少了许多，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之类相比自然仍算有趣，但喜剧效果并不突出。或许仍受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启蒙目的的影响，《新法螺先生谭》仍逃不出说教的桎梏，只不过面目和善可亲了许多，但在字里行间仍透露对当今世道堕落的痛心及对“改革”而通向美好未来之憧憬。但此“改革”，又并非当时流行之改革。

这也是《新法螺先生谭》的特殊之处，即一种堪称“复兴”的改革愿景。《新法螺先生谭》中少谈甚至不谈诸如女权、宪政等现代议题，除去和其受众相关的因素外，也反映出徐念慈本人对小说的看法。在〈余之小说观〉中觉我有言：

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促进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之论，则小说固不足创造社会，而唯有社会始成小说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动作，悲欢离合，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洁处，决不能越此二者之范。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¹⁵⁾

杨世骥称“其说殆极尽乎写实主义，五四前后胡适诸人对于小说的认识，也没有超出他所认识的范围”¹⁶⁾，不无道理。然除此之外，结合其旧学背

中刊载文章原文说“在地球，他访问了地底国，目睹了那里腐朽透顶的现状”与具体小说情节不符，不知是武田氏原文之错误，抑或翻译有误，故依原文改之。

15)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

16) 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36)，19-20。

景理解这段论说，更能体会其妙。《论语·阳货》有言：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¹⁷⁾

又《论语·子张》：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¹⁸⁾

《汉书·王褒传》中也如此说道：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¹⁹⁾

“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即同《阳货》语，而“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则同乎《子张》。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于徐念慈而言是过火的，此时之小说或同于彼时之楚辞，仅仅是小道可观，论及救国救民，由“以娱乐促进”之“娱乐”便可明晰徐念慈的态度了²⁰⁾。因此徐念慈自然不会在《新法螺先生谭》中大谈改革

17)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64。

18) 杨伯峻：《论语译注》，279。

1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2134-2135。

方针，启蒙者的说教面目自然和善。

然而这“复兴”又何以见得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复兴”更倾向于“中体西用”的阐释意味，而非保留旧有的一切。相反，于“法螺生”而言，“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是可憎的，于是徐念慈在《新法螺先生谭》中发明了一种“水星球上之造人术”：

余过时，见有二三人，系一头发斑白，背屈齿秃之老人于木架，老人眼闭口合，若已死者然。从其顶上凿一大穴，将其脑汁，用匙取出；旁立一人，手执一器，器中满盛流质，色白若乳，热气蒸腾。取既毕，又将漏斗形玻管，插入顶孔，便将器内流质倾入，甫倾入，而老人已目张口开，手动足摇，若欲脱絏而逃者，迨既倾毕，用线缝伤口，则距余已远，不能再见。²¹⁾

“法螺生”灵魂路过水星时目睹了这一切，便以为妙哉，可见其时之中国于徐念慈而言已是一老翁，而使其重获青春生气是十分必要的。这观点不免有进化论的嫌疑，且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如出一辙，无甚新奇创见。

20) 徐念慈虽无在其文章中提及《论语》或《汉书》，然“小道可观”乃受旧学教育者必然知晓的掌故，笔者认为引之说明亦无妨，姑妄为之。

21)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1。将造人术之要义归结为换脑，这样的想象与“灵魂一一躯壳”这一模式的古典的想象同时出现于徐念慈的小说并不稀奇。1877年《格致汇编》发表了长达6万字的译文《格致略论》，该文译自钱伯斯兄弟公司(W. & R. Chambers)出版的《钱伯斯教育丛书》(“Chambers’s Educational Course”)的《科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格致略论》共分301节，其中第282至301节为“论人之灵性”。该文首先阐述了灵性与大脑的关系，即“人之智慧灵性莫不出乎脑也，然灵性虽出乎脑，而脑实非灵性，脑体不过为灵性之府”。【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35。】徐念慈显然可以通过如《格致略论》这样的读物获得有关大脑的解剖学知识，而令现代与古典的两种想象并行不悖。

但在之前的“地底漫游”中，“法螺生”对另一老翁的态度却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这另一老翁便是“黄种祖”，“国中四万万男女”皆是他的子孙。“法螺生”因火山爆发而落入地底，终点恰好是这一位黄种祖的床上，令其惊醒，而后黄种祖向其介绍地底之中国的计时方法，方使其确信目前之白首老翁确为黄种人之祖先。后来黄种祖带他观看“外观镜”，以视地面之中国；他检测地面之中国的“风气”，发现其中“最洁净，最光明，社会中能自立，能爱群，及能转移风俗者”仅余万分之三，次一等的“光明洁净，社会中明白事理，而不能有为，乏躬行之力者”也只余万分之五，最多的却是：

此瓶中流质，合百分之六十五，名吗啡，系最毒之品，中此毒者，使人消磨志气，瘦削肌肤，促短寿命。余不意中此毒者，已若是之多也，此为崇拜金银定质，此为迷信神鬼定质，此为嚣张不靖气质，此为愚暗不明气质，此为宗旨不定流质，此为骑墙两可流质，此为黄色定质，为肺炎脑病之征，此茄花色流质，为务名邀誉之类。²²⁾

此处以“吗啡”命名最毒之品或许与吗啡在清末民初的主要受众群体有关。清末民初，中国鸦片吸食者数量庞大，据中外学者研究调查，少则900万，多则2000万；然而下层百姓如人力车夫、纤夫等，大多数没有时间、金钱、心情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因此，那些效用快、吸食方便的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就日益受到他们的青睐，这些毒品不仅携带方便，不易被发现，吸食的隐蔽性也很强——如吗啡可以皮下注射，自己就可以操作。²³⁾徐念慈以“吗啡”命名最毒之品，或许正是痛心于举国上下，由官僚、知识

22)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0。

23) 朱庆葆、刘庭：《鸦片战争后，瘾君子众生相》，《读书文摘》2012年第8期，18-22。

阶层到下层体力劳动者皆沉溺于毒品带来的自我麻痹中，无人不病，于是其喟叹“善根性之被侵蚀，只存万分之八九耳，余又何望”。后来“法螺生”问说有无补救方法时，黄种祖称：

余与君现皆未睡，不知我子孙此时宵梦方酣也。余老矣，发声不亮，惜无人代余唤醒之耳。²⁴⁾

而“法螺生”也受其启发，立志要“炼成一不可思议之发声器”。若视“法螺生”为徐念慈本人之代言，“复兴”二字之内涵便容易阐释得多。在徐念慈看来，中国人有着纯良的本质，所谓的将国人从睡梦中唤醒，作为譬喻，其背后的真意则是唤醒国人“最洁净，最光明，社会中能自立，能爱群，及能转移风俗”的本心，这些都是被遗忘的祖先的馈赠；而作为最毒之品的“吗啡”，该语词则由西语译成。可见基于民族的立场，西学虽有可鉴之处，但西方意识形态及所谓“奇技淫巧”的入侵仍令徐念慈感到不安。因此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鲜明的相互对立且褒贬明确的语词，如以“宗教”蔑视“科学”²⁵⁾，以“虚空界之发明”超越“物质之发明”²⁶⁾，“自然”又居于“机械”²⁷⁾之上，更有

24)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第11页。

25) 据《新法螺先生谭》：“余幼时迷信宗教者言，深信所谓天堂也、地狱也。以为偌大世界，何事蔑有。科学家仅据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种种之现象，种种之考察，以为万物尽于斯，凡理尽于斯，使果然焉。则世间于科学外，当无所谓学问，不复有发明矣，而实验殊不然，何哉？余本此问题，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既而奋然曰：‘余苟局于诸家之说，而不能超脱，张其如炬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学界之奴隶而已，余决不为，余决不为。’”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

26) 《新法螺先生谭》中无有“虚空界之发明”与“物质之发明”对比的确凿词句，但这说法可见徐念慈在《小说林》上译载的科学小说《电冠》中的《觉我赘言》：“余尝谓今世科学之发明，亦已至矣。然仅物质上之发明，而于虚空界之发明，则尚未肇端也。宗教家之言灵魂，似已入虚空界，然所谓苦，所谓乐，仍入人意中，而未尝出人意外。其言诳也，足以欺愚人，不足以证真谛。自催眠术列科学，物电气之说明，而

“其科学之尚，为幼稚时代也”²⁸⁾的发言，明显有着力图使用东方传统文明挑战且战胜西方现代科技的意味。而态度最为鲜明的则有如下发言：

然以欧美近日，自诩为文明之国民，余亦如不欲见，是何为者，则以余之面东而立，深有望于黄河、长江之域，余祖国十八省，大好河山最早文明之国民，以为得余为之导火，必有能醒其迷梦，拂拭睡眠，奋起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种执其牛耳，孰意映余光膜者，无一不嘘气如云，鼙声如雷。²⁹⁾

“法螺生”洞悉虚空界之发明而浑身发出耀眼光芒，其后第一愿景便是成为黄种人的“导火”，领黄种人奋起直追，超越欧美人而成真文明世界。其言语中的“最早文明之国民”，便是对其文明在古典时代显赫地位的怀念，“复兴”就是要让中国之文明重新焕发其光彩。这也与“水星造人术”相照应：西方流毒固然可恨，然而“海内风气锢蔽，士人狃于科举陋习，沉溺不知上进³⁰⁾”才是文明败落的根本。因此徐念慈在现实生活中投身教育，效仿西方的办学模式成立高等小学及进化女学等，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国民之“导火”。

正如吗啡作为致幻剂可令人沉迷，反之亦可成为药品救人性命，西

虚空界乃稍露朕兆，吾不知以后之千万世纪，其所推阐，又将胡底，吾自恨吾生之太早太促矣。”徐念慈：《觉我赘言》，《小说林》第二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

27) 据《新法螺先生谭》：“余思自电气学发明后，若电信，若德律风，既为社会所欢迎，旋又有所谓无线电者。余谓此尚是机械的，而非自然的也。”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8。

28) 据《新法螺先生谭》：“一时光明照澈欧美洲人咸大惊异，若天文家，若理化家，若博物家，因见凡物皆失其影也，于是各凭其所学，而推究发光之源，议论纷纭，辨驳杂作，或以远镜窥测；或以量光器试验；或以照相机映像，终以光点匀排，未得端倪。余固笑其科学之尚，为幼稚时代也。”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4。

29)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5。

30) 杨世骥著：《文苑谈往第一集》，16。

方科技话语于徐念慈而言或许正如吗啡，使用得当便可对东方文明的重获新生大有裨益。于是在文中常有这样“别扭”的表达，如：

余灵魂之一人，诸君闻之，必然失笑。其形若径一寸之球，其质为气体，用一万万亿之显微镜始能现其真相，其重量与氢气若一百与一之比例，无眼、无耳、无鼻、无舌，而视倍明，而听倍聪，而嗅倍灵，而辨味倍真；无手无足，而取攫倍便，而行走倍捷，身中绝无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食系统、神经系统，而一切功用无不全备。³¹⁾

这段话明明是在描述“灵魂”这一宗教名辞，却用了诸多现代科学的术语——如“显微镜”及诸多“系统”——进行否定性的描述，这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是其启蒙的要义：透过他者明确自身。这明确自身的方式便是用西方科技话语重新建构东方传统文明的诸多概念，如宗教的“灵魂”，以及“地狱”。读者阅读时或许会发现件吊诡之事：“法螺生”探访的地底中国究竟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实在的空间，亦或是同神话传说中“地狱”一般的他界？会有如此的疑问，是因为法螺生是从火山口跌入其中的，跌入过程中顺带还介绍了地层这一概念：

夫哀泼来斯峰顶，四周隆起，中凹如盂，积雪融水，汇成大湖。泰西地学家，咸以此种山岭，必为昔年火山喷口。诸君之所习闻也。余以有灵魂躯壳之身，孑然独立兹山之顶，帐望灵魂之一大部分，不知飞归何所？余身正如失群之雁，分飞之燕，心中惨怛，莫可名状；忽有大声起于足下，若亿兆霹雳，同时爆裂，令余亡精丧魄之一事，伊何事，则此地火山复行发火，而余适当此爆发之缺口也。

……

余斯时魂摇魄动，知数十秒后，余身殆无几希复生之望，孰意火山既爆，

31)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2。

缺口甚深，余身适落其中，下堕一点四十五分时，地中之质，在眼前经过者已十三类。余想已为最下之花岗岩层矣，而下坠之势犹未已。余殆将传地心而至亚美利加洲乎，且坠且思，映于眼帘之地质，又变五次，阅時計十五分时。³²⁾

然而在黄种祖的口中，又将此处称为地狱：

翁曰：“君诚井蛙之见哉。君记余言，此处与余同时居此，共有五人。余之导君游是处，正欲藉君以传语子孙，使彼知地下之祖宗，见彼等之现象，在地狱中为彼等伤怀耳。”³³⁾

而这是徐念慈意图用科学的话语对传统宗教中“地狱”这一概念做新诠释的努力，正如他竭力使用诸如神经系统等现代医学词汇描写灵魂的状态一般。新学潮流将西方现代科学话语中最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中，一切可证的踏实感仿佛成为解决现实焦虑的出路，晚清知识分子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这些远离古典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徐念慈这样立志要成为国人之“导火”者亦不免要借西方现代化的火种，东方文明的现代化嬗变之阵痛可见一斑。这也预示着中国在往后百年向现代化的大步迈进，及与传统的彻底分道扬镳。

“法螺生”的灵魂和躯壳分离后进行了同时的两个空间的旅行，一个下了地狱，一个去了太空，最后灵魂躯壳合而为一，两条故事线汇合后，小说进入了尾声。两个空间的游历花费十数年，法螺生重返中国时中国已摆脱积贫积弱。回国的法螺生以其虚空界之发明“脑电”传授学生，而被受到此发明冲击的各行业从业者打骂而潜归故里。于是这位赤诚的“卫道者”在未来的新日子里依旧碰了一鼻子灰，留下一个仓皇又苍凉

32)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6。

33)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0-11。

的背影。值得玩味的是，“法螺生”的被驱逐并非发生于所谓积贫积弱的世代，恰恰是处于海军舰队已建成，国富而民强有望之际。又或许，这里的“国富民强”本身就可疑。此时若假借后来者的文章，倒是可以将这可疑处看得分明一些。

四、《电世界》中的“史官”

至于这后来者，便是1909年《小说时报》第一期中刊登的《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出版时徐念慈已去世一年，小说林书社也在这一年倒闭。当初并未在《小说林》最后一期暨徐念慈追悼号上留下只言片字的包天笑，却在其编辑的新杂志《小说时报》上刊载《电世界》，也许可视为一种对友人别样的追悼。而选择《电世界》作为吊礼，可谓深情至极。

《电世界》共十六回，初回标题是“廿一纪重登新舞台 中昆仑初试电气厂”，这“新舞台”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徐念慈翻译的、押川春浪原著的小说《新舞台》。第一回中有诗曰：

虚空世界任游行，官礼麟经想太平。

寄语小儒休咋舌，先生本号法螺生。³⁴⁾

这“虚空世界任游行”很有些书承上文的意味，分明是要接着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虚空界”或“虚空世界”的徐念慈的话头，这“先生本号法螺生”更是暗示了作者许指严，即高阳不才生，对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的某种继承关系。

34) 高阳不才生(许指严)：《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宣统元年(1909)。

不过这叙事的主人公却换了一人。《电世界》的故事由大清帝国宣统元年讲起，这年正是帝都迁至上海的百年纪念。从清国昆仑省建立的大电厂和电学大学堂着手，不久便完成了全部电气化的“电世界”。建立“电世界”的，正是故事的主人公，有着“电王”美誉的天才科学家黄震球。这部作品全十六回，在《小说时报》杂志上一次刊完。作品围绕着电王的电世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片段：

企图征服世界的西威国拿破仑十世率领空中舰队来到亚洲，要消灭黄色人种。电王在身上安装了称为“电翅”的飞翔装置，独自飞上天空，用高科技武器“电枪”歼灭拿破仑舰队。

电王将精力都倾注在交通工具的配置上。空中飞着被称为“电车”的飞翔机械，地面由十万马力的“平路电机”铺成像围棋棋盘似的漂亮道路。道路两侧往返行驶着只要人一坐上去就会移动的“电椅”。

在农业方面，“电犁”和“电气肥料”盛行，同时生物技术发达，饲养的猪像大象那么庞大。

由于发展电气化，煤炭已经不需要了。担心失业的煤矿工人举行暴动，企图暗杀电王。电王对事先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事态作出深刻反省，向工人们建议与景德镇合作从事瓷器生产或去非洲新兴农场的出路。工人们得到活路，对电王充满着感激。

这个时代的电气是靠“空中电气”的，所以不用电线。同时，气候靠电气调节，空气也靠电气的放射进行杀菌，完全不用担心传染病。

向10岁左右的少年投放“绝欲药”，防止年轻人性犯罪。这是使性欲变得淡漠的药物，人类直到50岁才迎来思春期。与此同时，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到120岁。

于是，人怎么也死不了，人口不停增长，电王策划向海底移民，不久便建立了海底殖民地。

就在这时，一天，电王用潜艇在太平洋进行考察时，从海底地壳变动中预

言日本列岛也许将于近日沉没。但是，愚蠢的日本人不相信这一警告。电王想出一计让日本人避难。果然，日本随着大地震起崩塌而沉入海底。日本人对电王充满着感激。

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想到大自然如此反复无常和人类的不完美，充满悲怆心情的电王，制造了能在地球外空间飞行的宇宙船“空气电球”。他决心独自离开地球。电王在全人类面前作演讲后，独自乘上“空气电球”，朝着未知的宇宙彼端旅行，去寻找向完美人类进化的钥匙。³⁵⁾

这部小说的“法螺生”在一开始便登了场，作为“正从南方一个新国叫什么华胥国里游历回来”至上海的返乡人，旁观并记叙了中国由即日起发生的大革命的全程，整篇故事都出自“法螺生”之口。这延续了《法螺先生谭》及《新法螺先生谭》的叙事传统，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法螺生”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作一个“史官”，由“电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各领域贡献的种种，对“电王”其人与其丰功伟业进行记叙和歌颂。

电王之丰功伟绩的基础是“自然电”。他在帝国大电厂成立当天的演讲中向众人讲述其发明自然电的过程：

诸位同胞贵客见过一块顽铁，能吸铁柱么？这铁叫做磁精，在二十世纪内，磁铁也大发明了，只是力量太薄，所以用处不能十分广大。鄙人幼时研究电学，常以为恨。后来游历全国，走遍欧美，迄无所获。有一天，忽然在本国江苏省扬州府东境，找着一块大陨石，相传叫他陨星的便是。一日，鄙人忽有所触，便要试验他一番。起初把铁试验，果然是有磁性的，不过夹着杂质，磁力不甚发达，一定要提炼过了，方才可得完全的强磁性。使用寻常分矿质的电气炉子，

35) 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李重民译：《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52-158。

化炼起来，起初炼成的，都是纯铁纯铜，没甚稀奇。后来用了极强的电力，热度涨到七十度以上，竟熔出一种磁精来，被鄙人试验得真确，这磁精的吸铁性非常强大，比到寻常磁石为一与五千的比例，譬如从前一块磁石能吸一两重的铁片，如今只要合那磁石同大小的便能吸住五千两的铁柱。今日的试验不是诸同胞亲眼瞧见的么？然而得了这个磁精以后，鄙人心有未足，以为这样一块顽铁要用起来岂不坠死人，而且吸力虽大，装置起来仍要同旧法一样，岂不唠叨，所以想把这铁再熔再炼，或者能成八十余种原质外的特别新原质，将来靠他造成电气世界也未可知。有了此念，自然不能躲懒，一面把电气炉放高热度，那电力高到一万三千度竟熔成一种金属原质。这原质的展拓性、韧性最强，定名叫他做鋳，是电界里的无敌将军，无价至宝，可称是天然发电的东西。只要把他在大气中间略略摩擦一遍，那电气便如江汉朝宗一般源源而来，滔滔不竭。诸位同胞想想看，空气多少如何，如今在空气中引电，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况且鋳质得了电力，他便自己会摩擦起来，并不需要什么引擎，什么电路，只消得无论何种定质器，具附着上面，便成个小小电机，比起二十世纪的电机来已经强了几千倍。因此同人又起了一个别名，叫做自然电。³⁶⁾

高阳不才生笔下的电王虽不再做虚空界的发明，但其“自然电”源于天外来的陨石，而非地球产物，而后从陨石中提炼磁精以及从磁精中提炼“鋳”，又由“鋳”和空气摩擦发出远胜“机械电”的“自然电”，这一行为逻辑仍是东方哲学的“道法自然”，依旧延续着徐念慈“自然”居于“机械”之上的观点。况且在最后的演讲中，电王说道：

鄙人从宣统一百零二年正月一日开办电厂以来，二百年间，承诸同胞的扶助，把世界整顿得略有功效。……今儿又是宣统三百零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了，

36) 高阳不才生(许指严)：《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

恰过足二百年。这里头第一件大事，便是统一世界，造成一个大同帝国。然而，诸同胞永永别忘记了原动力是一个电字!……我们不但用电，而且要学电的性质，方才可称完全世界，方才可称完全世界里的完全人。如今诸同胞看得世界好像已达到文明极点了，实在把电的性质比起来，缺点还多着哩。³⁷⁾

实际上“虚空”这一语词源于佛教的无为法，说一切有部建立择灭、非择灭、虚空三种无为，有部学者分虚空为两种：一是可见的，如六界中的空界，是有为色法。二不可见的无障碍性，才是虚空无为。而这虚空无为，近乎现在所说的“真空”；不是身眼所感触到的虚空，而是物质生灭中的能含容性，是本来如此的真常性。它不是物质，而与物质不相碍；而且没有这虚空，物质就无法活动。徐念慈的“虚空”显然是第二种。呈现于文章中的几组比对，“虚空”与“物质”，“自然”与“机械”，其中的“虚空”和“自然”的意涵在徐念慈的叙述中几乎如出一辙，或许可以等同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道”，从无到有的那个“无”。虽然高阳不才生没有如东海觉我那般继续畅想虚空界之发明，但其“自然电”的内在精神及所谓“电的性质”和“虚空界之发明”是同本同源的。

但电王这一伟丈夫的形象却将徐念慈“复兴”愿景中本不十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发扬光大。电王在帝国大电厂成立当天的演讲中，开口便谈及二十世纪中国之伟业，失地尽收，军力强盛，学堂兴办，然而机械发明仍不长进，与他国无异，进而立下豪言壮语，以其“自然电”必能创成一大同的“电世界”：

今鄙人立志欲借电力一雪前耻，扫荡旧习，别开生面，造成一个崭新绝

37) 高阳不才生(许指严)：《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

对的电世界。说什么统一亚洲，看得五大洲犹一弹丸也，五大洋犹一洼溇也。道什么收回租借权，看得万国的政治布置机关犹一囊中物也。海陆军不必多，一二人足以制胜全球，直至胜无可胜，败无可败，乃成世界大和同大平等之局。

……

所以诸位同胞，不必再忙别的，只要就这电力上用一些功夫，掷一些资本，不消五十年，中国稳稳的做全世界主人翁，那才真正可以算得天下无敌哩！³⁸⁾

他确实说到做到，仅凭一人之力就歼灭拿破仑舰队，而后中国也真执欧美人牛耳，只不过凭借的不是“文化”，而更倾向于“武功”。念慈的“法螺生”之憾，在电王身上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圆满。而背后方式的乖离，正是许指严之“电王”与徐念慈之“法螺生”的形象的差异之处。

在高阳不才生这个更新的“法螺生”的叙述中，电王无所不能，又宽厚仁德，至于能和宣统皇帝一同印到金币上，在世俗秩序里已是登峰造极，可称为“素王”。篇末总评有云：

电王初出茅庐时有皇帝到场，后来送别时，皇帝却没有替他祖钱，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也。³⁹⁾

是以皇帝为真龙天子而见首不见尾，在末了添上一笔倒是有点此地无疑三百两的意思。

上一节说到，徐念慈的“法螺生”本质上可视为东方传统宗教思想的卫道者与传道者，他在地底世界面对黄种祖时，借老人之口告诫今人莫愧对祖先。而在末了，他又被进步中国中仰仗西方机械之发明得以

38) 高阳不才生(许指严)：《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

39) 高阳不才生(许指严)：《电世界》，《小说时报》第一期。

富足的人民驱逐，居然孤苦无援，站到多数人的对立面。这场传道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徐念慈试图通过“虚空界之发明”以超越“物质之发明”，却给了这一虚拟的实验以悲观的结局：中国人终究会被西方人带来的一切给熏染成愚物。文明的堕落仿佛是一道打开就关不上的门，即使在物质上有满足与丰富，若人变得贪恋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而视“虚空境界”及其派生为威胁，文明的前途将一片苍凉。

高阳不才生则试图在电王身上挽回一些颓势。于是，电王看似在做机械之发明，遵循的却仍是“虚空”的方法，在即将离去前的演讲中，鼓励世人学习“电的性质”，这是文明内核上的传承；更为重要的是电王之本事不仅在于发明，更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文治武功。高阳不才生的故事延续的不是徐念慈由《法螺先生谭》继承的滑稽谭，而更偏向于徐念慈本人更为推崇的押川春浪式的军事科学小说⁴⁰与陆士谔之《新野叟曝言》式的“理想小说”的结合。《电世界》的第三话至第五话讲的都是电王的武功，且文中电王一人提鎗歼灭西威国舰队，其英勇神武实在是与押川式军事科学小说中的“尚武风俗”。后面关于其各领域的改革治理则于《新野叟曝言》中“拯庶会”依靠科学治理国家的思维一致，电王不仅是科学家、发明家，更是以其科学发明经世济民，大家最终依旧安居乐业，和和气气，从而避免了徐念慈的“法螺生”的悲剧结局。徐念慈一生作为教育家而奔走，笔下“法螺生”发明脑电后想到的也是开班授课，自我身份的最高认同也是“地球古今唯一之大教育家⁴¹”。与之相比，高阳不才生的电王是领袖，是一国首相，是和宣

40) 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如此论述了他嗜好的小说流派：“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押川春浪各书，若《海底军舰》，则二十二版；若《武侠之日本》，则十九版；若《新造军舰》、《武侠舰队》(即本报所译之《新舞台》三)、《新日本岛》等，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以少于我十倍之民族，其销书之数，千百倍于我如是。”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一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

统皇帝一同印在金币上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曰：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敖、檮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⁴²⁾

高阳氏就是颛顼，高阳不才子一名有羡慕八恺之意。所以电王理所当然地承载了许指严笔名中的政治抱负，被塑造成了一个圣人乃至超人，二百余岁仍为人类道德心之圆满去做太空游历。“自然电”始于大陨石，而电王终向太空而去，颇有羽化登仙的意味。而此时，“法螺生”正同代表的三万多人及围观的三百多万人众，在公园中，仰望着这位伟丈夫的离去，正如许指严望着徐念慈逝去的身影，然后在如千吨炮响的掌声中，电王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结语

除去以上援引之三部小说外，以“法螺”二字为题的还有《广益丛报》于光绪三十七年(1907)的第132-139期上连载的〈新新新法螺天话——科学之一斑〉，连载时署名东海觉我戏译，可见徐念慈对“法螺”一词的喜爱。或许自“新法螺先生”至“新新新法螺先生”之间，可能有“新新法螺先生”这样的作品缀入其间，但至今未知其详。后来者所译著之科学小说，虽鲜见“法螺”或“法螺生”，然徐念慈以科学小说之趣味

41) 据《新法螺先生谭》：“斯时余俨然以地球古今唯一之大教育家自许。”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9。

4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695。

启发民智及东方文明复兴之志向，在他们译著的小说里得到光大，这是更为内在的传承。除去许指严的《电世界》，还有早其一年创作的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其中对中国军队的描写堪称高科技兵器的盛宴，趣味十足；只不过后世的小说家们都走向了一种“以暴制暴”的民族国家战争叙事模式，徐念慈最为推崇的军事科学小说真正兴盛后，却鲜少有人关注他同样提倡的“虚空界之发明”的想象，而缺乏对东方文明内核思考的大多数的后世科学幻想小说，就更像是民族主义的荒唐美梦了。

这自然与清末至共和国建立这一段时间内的乱局有着表里关系。但论及徐念慈笔下那个被逼无奈而隐居乡里的“法螺生”形象能成为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的地标之原因，除去《新法螺先生谭》在文学史上的开荒者地位外，从文本自身的价值而言，也许我们应该对其无心之中超越民族对抗的藩篱而触及古典与传统的远去及现代人在资本社会异化的悲哀，给予同样的关注。

由《法螺先生谭》到《新法螺先生谭》，再到《电世界》，中国人一步步学着讲属于本民族的科学幻想故事，越讲越离奇有趣，然而徐念慈最初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所倡导的“复兴”的要义，其“虚空界之发明”的重要，在其身后不几年就被后来者搁置了。《电世界》的最后，“法螺生”仰望着远去的电王，贤人将去“自然电”的来处追寻电的性质；而许指严终于没有等到他的电王，自己自然也没有成为电王，在1923年便于贫困潦倒之中草草结束了一生。二位“法螺生”的下场，成为了渐渐远去的传统与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的注脚。

■ 参考文献

-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上海：小说林社，1908。
- 陆士谔：《新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 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李重民译：《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 杨世骧：《文苑谈往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36，16。
-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
-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赵霞：〈笑声中的思考——论《吹牛大王奇游记》的狂欢艺术〉，《昆明学院学报》第2期，2009。
- 吴淳邦·曹淑俐：〈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国家想象〉，《中国语文学志》第66辑，2019。
- 朱庆葆·刘庭：〈鸦片战争后，瘾君子众生相〉，《读书文摘》第8期，2012。
- 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1986。
- 马晓惠：〈“大吹法螺”吹的是什么螺?〉，《海洋世界》第12期，2011。
- 方子长：〈谈空说变——漫谈佛教哲学〉，《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0。
- 叶愚：〈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中关于主体的想象——兼谈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思想文化背景〉，《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2011。
- 吕宁：《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器物想象与科学思想》，浙江大学，2017。
- 曹四霞：《时间·空间·科技——论近代科学小说的现代性体验》，河南大学，2013。

〈Abstract〉

Three Changes of Mr. Triton in Science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u, Zhaoxun

The most apparent embodi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lies in the later creators' extension of the role of Mr. Triton and its rich connotation. The imitative object of its narrative type of humorous stories, *A Story of Mr. Triton*, uses the word “triton”, which is rich in Oriental religious color, from Iwaya Koami's fiction *Baron Blowing the Triton* to guide the reader's perception beyond the actual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and experience of where the story happen and to approach their daily life, and presupposes that the story is only a fantasy joke by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word. The following of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inherits the idea of “orientalization”, and gives the word “triton” in the story to awaken the goodness of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civilization to surpas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western ideology. In Xu Zhiyan's fiction *Electrical World*, though the essence of “rejuvenation”, “the natural electricity” is still the same as Xu Nianci's “invention of the void world” and the same origin as the eastern classical philosophy, but Xu Zhiyan's vi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Mr. Triton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war.

Compared with science fictions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more and more far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culture and becomes more homogeneous in the war narrative of the nation-state,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inadvertently transcends the barriers of national confrontation and touches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lassical and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sadness of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people in the capital society, which is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its text itself.

Key Words : *A Story of Mr. Triton*,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Electrical World*, invention of the void world, rejuvenation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